本书是余英时为顾颉刚日记所写的一篇长序，并附有两篇与顾颉刚有关的文章。顾颉刚其人其学，笔者当算不上了解，先前略有的几点印象，一是顾颉刚曾主持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史学界热闹一时的古史辨运动，影响至今；二是顾颉刚为钱宾四学术生涯中的恩师，对后者多有提携；三是顾颉刚在49年后留在了大陆，此后再无学术成果产出。

本书既然是余英时为日记作的序，则英时的分析大多依据日记原文而立论，但有时也会征引其他文献以作旁证。近来舆论界（而非学术界）之风气，大兴一种贬低日记的风潮，盖源于对蒋中正的嘲讽。就像日记中的话语不可完全信以为真，此一风潮亦不可当真。日记之历史价值仍是史料的价值，许多时候甚至是少数的第一手文献，不可言不珍贵，惟需经过辨别放可加以利用。但话说回来，又有哪一种史料是不需要辨别的呢？

余英时此序之尝试，在于试图通过对日记解读，来一窥顾颉刚的内心世界。当然，由于日记跨度极长（1913-1980），且基本连续，共约六百万字，作者自不可能面面俱到。英时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，一是顾颉刚的学术，一是顾颉刚与政治之联系，最后是日记中极为动人的一段缠绵的爱情。

关于顾颉刚的学术，作者还曾在其谢世不久，专门写过文章以表彰与纪念。本书的重点，主要在顾颉刚与傅斯年、胡适之关系上。傅斯年与顾颉刚同出胡适师门，两人本极融洽，但性格上的相近与学术观点上微妙的取向差异，最后导致了两人的决裂，此为顾颉刚学术事业上一件大事。胡适与顾颉刚之间关系的复杂处，主要在于，建国以后，胡适作为被当局点名道姓要求清除、划清界限的“大毒草”，顾在政治漩涡中，难免也要站出来表态一番。英时通过对日记的梳理，发现顾颉刚批胡的言语并非出于自己的真心（至少在这一点上顾颉刚并不诚实），但虽然早年受到过胡适的深刻影响，当1949年两人永远分别之后，顾颉刚与胡适的世界已经找不到任何的交接之点。

顾颉刚虽以“古史辨”的“反传统”而扬名，但在某种程度上，他又是极其传统的，如傅斯年所说，“我們的思想新、信仰新；我們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

化了；但在安身立命之處，我們仍舊是傳統的中國人。”这在顾颉刚身上，除了体现为一些极浓厚的传统观念外（如诉诸于谶纬，渴望有儿子传宗接代而萌生娶小妾的念头），亦体现在仍有一种“士”的意识，希望能够在政治上也有补于国家民族。为此，顾曾加入过国民党，但并不得志。在大变动之际，又没能下定决心离开大陆，转又卷入了一场场的政治漩涡与动乱中，进退失据，这或许也正是其晚年之名声，多有争议之由来。有评论者以为英时对顾颉刚多有回护，大概指的是作者多站在日记写者的立场出发，并没有涉及太多有争议的事件（不过关于顾颉刚身上的争议，笔者了解实在不多）。但这也无可厚非，第一作为前辈学人，顾颉刚终归是功莫大焉，晚年之遭遇，除却性格之缺陷外，当归罪于时局；第二是文本来即就日记来立论，无非是提供一种参考，而不在于全面揭示事实之真相。

所谓“未尽的才情”，“才”指的自然是顾颉刚的学术与事业，而“情”则指顾颉刚与谭慕愚绵延五十多年的爱情故事。这不必多言，知需摘录一条日记原文即可：

無端相遇碧湖湄，抑彿長廊疑夢迷。五十年來千斛淚，可憐隔巷即天涯。

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，偶展此冊，不覺悲懷之突發也。因題詩朴上，以志一生之痛。

作为中国二十世纪学界的巨人式人物，一生之“才”、“情”皆未得尽，真可留无限遗憾予后人也。